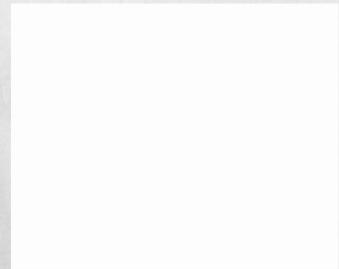


西
游
記
傳
說

西
宋
宋
書
學



说明

一、蜡梅双禽图

徽宗赵佶作 高二五·六 宽二五·八厘米 四川省博物馆藏

此图为散册，有清代于腾藏印，知从于氏所藏宋人画册中佚出者。写二禽止于蜡梅枝上，旁衬柏叶，神状极生动。下角题字及签押，书法稚嫩，与赐童贯之楷书千文卷（上海博物馆藏）为近似，应是赵佶早年作品。

二、梅花绣眼图

徽宗赵佶作 高二四·五 宽二四·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亦是散册，笔墨风格与蜡梅双禽图一致，而签押已少有变化，亦早期笔。此二图均未见于明清各家著录。

三、鹤鹑图

无名氏作 高二三·五 宽二三·三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此图为散册，未见于各家著录，以有耿都尉家藏印，知从耿氏所藏诸册中散出者。笔墨生动，布局新颖，格调甚高，或谓是李安忠笔。往尝数见安忠真迹，此图超妙处非安忠所能及，或北宋晚期画院高手所作。

四、蕉石戏婴图

无名氏作 高二三·七 宽二五·〇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近年从狄氏平等阁所藏宋人画册中散出。画婴孩十五人，神态各殊，数女婴尤佳。湖石画法颇与宋徽宗祥龙石图卷近似。北宋末年画婴孩者颇盛行，如刘宗道、杜孩儿诸人皆名著一时。此图或属其类，惟所画芭蕉花颇觉疵病。

五、溪山行旅图

朱锐作 高二六·二 宽二七·三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此图为散页，未见于各家著录。有耿嘉祚诸印，知为耿都尉家所藏诸册中散出者。朱锐，「河北人。宣和画院待诏，绍兴间复职，授迪功郎，赐金带。工画山水，人物师王维，尤好写骡纲、雪猎、盘车等图。形容布置，曲尽其妙，笔法类张敦礼。」（《图绘宝鉴》）画迹传世绝少，此图树石脱胎郭熙，犹具北宋典范，为锐真迹。

六、墨梅图

扬无咎作 高二二·七 宽二四·〇厘米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扬无咎（一〇九七——一六九）字补之（《画继》及《图绘宝鉴》作名补之，字无咎者误），别号逃禅老人，又号清夷长者，清江人。南宋初，「以不直秦桧，累征不起」。「水墨人物学李伯时。梅、竹、松、石、水仙，笔法清淡闲雅，为世一绝」。（《图绘宝鉴》）「书学率更，小变其体」，「小字尤清劲可爱」。（《书史会要》）「以其下笔劲利，故以之画梅」。（《洞天清禄集》）此图为各家著录所未载，亦无收藏家印记，不知从何册散出者。墨梅之法，始于北宋晚期之释仲仁，补之祖述仲仁而有所发展，变水墨点瓣为白描圈线，以此著名江右，为一时崇尚，是当时一种新兴画派。范成大梅谱已称：「近世始画墨梅，江西有扬补之尤有名，其徒仿之者实繁。」赵孟坚论画梅宗派，亦首推补之。可见其在南宋时影响极广，即下逮元明，凡画墨梅者亦多不出其范畴。今世所传补之墨梅真迹，就目前所知，仅四梅花图、雪梅图（二卷皆藏故宫博物院）与此而三，是研究宋代士大夫画的重要作品。按补之生卒，旧所未详。今据宋元人梅花三昧卷（辽宁省博物馆藏）内徐禹功雪梅图后有赵孟坚长跋，于历叙逃禅画派之后称：「逃禅生于绍圣之丁丑（四年），歿于乾道之己丑（五年）。」与四梅花图卷自题称丁丑人者合。据此可知补之得年七十三岁。此幅水墨画，疏香冷蕊，韵度清丽，左方行书「清夷」二字，上押「逃禅」朱文印已为装璜者裁损。题署虽仅二字，而笔致苍老，或是晚年之作。

七、婴戏图

苏汉臣作 高一八·三 宽二三·〇厘米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此图是散册，未见于各家著录。下角有「苏汉臣」三字款识。《图绘宝鉴》称：汉臣，开封人。宣和画院待诏。绍兴间复官，隆兴初补承信郎。工人物，尤善婴儿。此图风格俊美，意态生动，信非专工婴儿如汉臣者莫办。特与其他汉臣传世之迹较之，画法乃不类，然双孩玩枣、婴戏诸图（故宫博物院藏，今存台湾）旧传为汉臣之笔者，皆无款识，亦不能定其信为汉臣之笔与否。惟传之既久，世亦无异辞。今此图款字非出后人添署，固无可疑，或此属真迹而传者为失其实欤？

八、月色秋声图

马和之作 高二九·〇 宽二二·二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此图今在《唐宋元集绘》册中，《石渠宝笈续编》（卷九）著录。前有小签，定为马和之作。《图绘宝鉴》、《画鉴》称：和之，钱塘人。绍兴中登第。人物山水笔法飘逸，自成一家，时人目为小吴生。高、孝两朝，深重其画，官至工部侍郎。此图为纨扇，上有赵孟頫书李白题宛谿馆诗五言二句，惟「绿树助秋声」，李集作「绿竹」为异。今和之传世画迹，以毛诗图为多，然其中不乏出于画院中人临仿。此图简淡潇洒，虽无署款，宜为和之真迹。

九、雪溪行旅图

朱□作 高二四·七 宽二五·九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此图为散册，未见各家著录，亦无收藏家印记，其流传关系，已不可考。款署在左方石上，其名不易辨识。或谓是「壁」字，然亦不甚似，且

朱塾之名，不载于画谱，未能遽定。牛车人物，画法逼近朱锐，独树石不学郭熙，与锐异，而「形容布置，曲尽其妙」，功力且不下于锐。画谱既失载其名，名亦不能识，知两宋画史之不传者多矣。

一〇、沙汀烟树图

无名氏作 高二四·〇 宽二四·五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此图今在《唐宋元集绘》册中，《石渠宝笈续编》（卷九）著录。旧有签题定为惠崇。图作柳汀沙渚，水禽翔集，气韵生动，虽小景而格调甚高，树石有似赵大年处，梁氏定为惠崇所作，未知所据。《图绘宝鉴》称：「建阳僧惠崇，工画鹅雁鹭鸶。尤工小景，善为寒汀远渚，潇洒虚旷之象，人所难到也。」其画迹传世极少，曾见清王时敏旧藏江南春图一轴，上有宋人题字，可信为真迹，笔法仿佛与此不类。惜云烟过眼，已历二十余年，不能与此对勘，以相印证。然此图虽未必惠崇，亦当是两宋间高手所作。

一一、秋葵犬蝶图

无名氏作 高二四·五 宽二四·四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此图为散册，未见各家著录。图中小狗，仰视双蝶，神态生动，可能是南宋早期作品。宋人画册中，此类者尝数见，当以此幅为第一。

一二、携琴访友图

无名氏作 高二六·二 宽二六·〇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此图为散册，有耿都尉家藏印，知从耿氏所藏诸册中散出者。画法犹是南宋初矩镬，惜无署款，不知为何人所作。

一三、寒汀宿雁图

无名氏作 高二五·三 宽二六·〇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此图今在《名笔集胜》册中。旧题李迪作。然较之今世所传李迪诸迹，风格绝不相类，知旧题为未确。笔法犹有北宋典范，或南宋早期人笔。对幅有明朱之蕃、顾起元二题。

一四、荔院闲眠图

赵大亨作 高二四·六 宽二五·四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此图今在《唐宋元集绘》册中，《石渠宝笈续编》（卷九）著录。前有小签，题「赵大亨薇省黄昏」，左下石上有「赵大亨画」四字款识。墨色深入绢素，与画一致，非后人随意添署款识可比。按《图绘宝鉴》称：「赵大亨乃一赵皂隶，每供其昆仲研朱调粉，遂亦能画。时人以其肥伟，目为赵大汉。自耻其俗，因就名赵大亨。多画青绿山水、神仙故实。」画迹流传极少，此图乃其真迹。图中二树，丹实累累，应是荔枝而非紫薇花，今为更定。

一五、梅竹寒禽图

林椿作 高二四·八 宽二六·八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此图为散册，未见各家著录。左角有「绍勋」葫芦印，知南宋时曾藏史弥远家。竹下有款识二字，小如蚂蚁。林椿，「钱塘人。工画花鸟翎毛，

师赵昌，傅色轻淡，深得造化之妙。淳熙中画院待诏。（《图绘宝鉴》）今传世真迹，惟见小幅。此图树干竹叶，笔法乃近李迪，与果熟来禽、葡萄草虫（《宋人画册》第二十二图、二十三图，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之已自成一家法者，少有不同，而风格则一，知此出早岁作，而果熟来禽为晚年笔。其早晚嬗递之迹略可窥见。此数幅者，皆林椿真迹。

一六、金明池争标图

原题张择端作 高二八·五 宽二八·六厘米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此图各家著录皆未记载。画人物以千计，小如蚊蚁。龙舟台殿之属，以界画为之。笔调纤细工致，而生动合度，宜入神品。图左粉墙上有「张择端呈进」五小字。金人张著题清明上河图卷后云：「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知择端于清明上河图外，别有西湖争标一图，为传世名作。今按此图所绘景物，与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卷七）所记：「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及「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二条，考之悉合。如云：「三月一日，州西顺天门外开金明池、琼林苑，每日教习车驾上池仪范。虽禁从，士庶许纵赏。」今图中苑墙外小牌楼，上有「琼林苑」三字，隐约可睹。人物杂遯，且近千数，即所谓士庶许纵赏也。继云：「池在顺天门外街北，周围约九里三十步，池西直径七里许。入池门内南岸，西去百许步，有面北临水殿，车驾临幸观争标锡宴于此。往日旋以采幄，政和间用土木工造成矣。」今所画水殿，土木巍峨，已是政和改建后景象，知作图时代必在政和以后。继云：「又西去数百步乃仙桥，南北约数百步，桥面三虹，朱漆栏楯，下排雁柱，中央隆起，谓之骆驼虹，若飞虹之状。桥尽处，五殿正在池之中心，四岸石甃，向背大殿，中座各设御幄，朱漆明金龙床，河间云水，戏龙屏风，不禁游人。」与图合。惟殿中屏风下无朱漆龙床，又桥南棂星门旁彩楼，图作二砖砌高台为小异。或后来改彩楼为砖砌，为孟元老所未见者。又如「门相对街南有砖石甃砌高台，上有楼观，广百丈许，曰宝津楼。前至池门，阔百余丈，下阙仙桥水殿。」以及「临水近墙皆垂杨」。「其池之西岸，亦无屋宇，但垂杨蘸水，烟草铺堤，游人稀少。」景物皆同。惟「两边皆采棚幕次，临水假赁，观看争标」者，图中仅点缀二三，则经艺术剪裁，固不能鳞次栉比，一一施之图绘，存其大概而已。末云：「池岸正北对五殿，起大屋，盛大龙船，谓之奥屋。」今图中船坞凡三间，中大，两旁小，当即所谓「奥屋」。而北岸东侧，别有一殿，规制较小，为《梦华录》所不载，或元老所记偶遗之耳？至状争观，与记多合而少简。如云：「又有一小船，上结小采楼，下有三小门，如傀儡棚，正对水中。」以及「水傀儡」、「水秋千」者，图中皆有之，惟小龙船二十只，仅画半数。虎头船十只，只画其三。「水秋千」旁有二小船，疑即记中所称「又有飞鱼船二只，采画间金，最为精巧」者。惟上无杂采戏衫诸人。又一小船，上只一人，当即所谓「鳅鱼船」也。至「大龙船约长三四十丈，阔三四丈，头尾鱗鬣，皆雕镂金饰。」「上有层楼台观，檻曲安设御座。龙头上人舞旗，左右水棚，排列六桨，宛若飞腾。」图中大舟，正如此状。又记「水殿前至仙桥，预以红旗插于水中」，以及所谓「标竿」，上挂锦采银碗之类者，亦皆具存。虽仅尺幅，而于宣和全盛时金明池全貌，俱可按见，尤为历史考古之重要资料，不独艺术价值为可贵也。金明池在东都西城之西水门，向氏《评论图画记》所称之西湖争标图之西湖，如指金明池而言，则此图或即西湖争标图。然择端清明上河图卷真迹，今藏故宫博物院，与此相较，风格各殊，决非出于同一画家手笔。或谓此为择端早年作，宜有差异。不知画家早期与晚期作品，固可有所不同，然其时代风格仍属一致。今此图时代风格，应

人作品，未敢信为萧照手笔。

二一、孔丘像

马远作

高二七·七 宽二三·二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为狄氏平等阁所藏宋人画册中散出者，传为孔丘像。像丰额而多髯，襟袖四周皆缘以鹿皮，形制甚古，与曲阜孔氏传本不同，当有所本。衣纹用秃笔，即鄒德中《绘事指蒙》所谓「撇头描」也。马远之真迹传世者以山水为多，人物仅一二见，此图款识规整，似早岁所作。

二二、楼台夜月图

马远作

高二四·五 宽二五·二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此图为散册，为各家著录所未载。有张笃行藏印，知从章丘张氏所藏册中散出者。图作杨柳楼台，月明如水，诗意图，为宋人画册中马远精丽之作，非后来画院中人摹拟者可及。左下角有「臣马远」款署，惜「远」字已为装璜者裁损，仅存上端少许，差可辨识，殊为可惜。

二三、郊原曳杖图

马麟作

高二三·一 宽二三·六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此图为散册，以有项元汴收藏诸印，知从项氏所藏诸册中散出者。笔法纯熟简练，即右下角「臣马麟」三字款识书法亦然。麟画早年与晚年之作，差有不同，就所见真迹而论，大凡早岁笔力稍弱，画及款书均较工整。晚年笔力既进，画亦愈趋简练，「麟」字署名几近签押，致有误识为「马肇」者。今世所传，早年之作为多，此图乃其晚期作品。

二四、秋葵图

无名氏作

高二四·〇 宽二五·三厘米

四川省博物馆藏

此图是散册，为各家著录所不载。真实生动，南宋写生画中绝妙之作。往尝见马麟画葵花团幅，笔法与此无异，此图虽无款识，或亦马麟所作。

二五、月下把盃图

无名氏作

高二五·三 宽二七·五厘米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此图是散册，为各家著录所未载。风格极近马远，似出于马氏诸人手笔。图上楷书题七言诗二句，后押坤卦小玺。对幅绢本，楷书「人能无著便无愁，万境相侵一笑休。岂但中秋堪宴赏，凉天佳月即中秋」七言绝句一首。押「杨姓之章」及坤卦小玺。均为宋宁宗后杨氏所书。诗意图合，且尺幅大小如一，确是当时原题，非后人从他处移来配入者。杨后书明人沿袭《书史会要》之说，且误读「杨姓之章」为「杨娃之章」，无不以为杨后之妹杨妹子所书。甚且以「娃」为妹子之名。其实杨妹子即杨后自称，见元吴师道题马远仙坛秋月图诗自注。清代博雅如孙承泽、王士禛，亦皆狃于旧说，《香祖笔记》且以师道之说为误。吴其贞虽知画题皆出杨后，而未能辨杨后与杨妹子实为一人。今传世题画之迹尚多，以所钤坤卦小玺及「坤宁睿笔」诸印记验之，无一非杨后书，别无妹子其人。以此，知吴说为确，而诸书皆误。附志于此，以祛数百年之惑。

二六、荷塘浴凫图

无名氏作

高二六·七 宽二七·一厘米

四川省博物馆藏

此图是散册，无收藏及著录，其流传关系已不可考。风格逼似马远，惜无款识可证，要亦南宋画院中高手所为。按今所传宋人画册，大部分为屏风上小画。即最习见之团幅，旧通称为纨扇者，亦大都屏风上物。此图为方幅，而圆其四角，其式盖不多见。

二七、柳桥归骑图

无名氏作

高一五·八 宽二九·一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此图为散页，作扇面形。画树作拖枝，风格乃近马远。尝见宋画四小幅共装一矮卷，后有明人王穉登题，云是宋时宫灯灯片。折叠扇作画，始于明代，宋时无之，其非扇面可知。此幅疑亦南宋宫廷用以饰灯者。

二八、山坡论道图

旧题夏圭作

高二五·〇 宽二五·四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今在《历代名笔集胜》册中，旧题夏圭作。似写「偶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诗意。用笔圆浑沉着，确是夏圭家数。旧题当非无据。

二九、高阁迎凉图

无名氏作

高二二·三 宽二四·一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为散册，无收藏印记及著录，其流传关系已不可考。风格在马远、夏圭间，笔墨凝重，于夏为尤近。今世所传夏圭诸迹，工整者绝少，以秃笔草草点染者为多，似均晚年笔。其早年风貌，尚无足够资料可以确定。此岂夏氏早岁之作欤？不然亦南宋画院中高手所为。

三〇、山腰楼观图

无名氏作

高二二·六 宽二三·七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今在《历代名笔集胜》第四册中，庞元济《虚斋名画录》（卷十一）著录。签题夏圭作。有绢本团幅对题，行书「仙丹傅顶寿无涯，岂许蜉蝣浪得知？行到水边尤可爱，立居松上更相宜。」七言绝句一首。后书「赐宋直殿」四字，押「坤宁殿书」小玺，是宁宗杨皇后所书。按诗意图咏鹤，与此图无涉，当是后人从他处移来配入者。风格虽似夏圭，而用笔不及夏之圆浑，或南宋画院人中学夏者所为。

三一、山居对奕图

无名氏作

高二三·八 宽二四·八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今在《历代名笔集胜》册中，题为阎次于作。阎次于、次平皆阎仲之子。孝宗朝同为画院祇候。《图绘宝鉴》称二阎法李唐而迹不逮意，今所见次平真迹信然。知夏文彦所记为得其实。此图乃作马、夏家法，应非阎次于笔。

三二、荷塘按乐图

无名氏作

高二五·五 宽二二·二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此图是散册，亦无收藏印记。笔法学马、夏，写临安初夏贵家园林燕赏光景。虽仅一角，而有不尽之意。运思深远新颖，为南宋画院佳作。

三三、荷花图

无名氏作 高二四·八 宽二五·五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此图为散册，未见于各家著录。花叶皆作风势，荷瓣以金笔细勾，映日流辉，娇艳如生，写生妙手也。南宋时有吴炳，「工画花鸟写生折枝，可夺造化，采绘精致富丽。」（《图绘宝鉴》）尝见有荷花小幅。此图精致富丽虽近似，而设色逊吴之厚重。嘉定间又有於清言，以专工画荷称「於荷」。今日本尚有其迹，画法亦源出於炳，则此或於清言之流亚欤？

三四、憩寂图

无名氏作 高二二·八 宽二三·一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此图亦是散册，人物衣褶以尖笔撇捺，即《绘事指蒙》所谓「折芦描」者。或谓当出梁楷，然此图所画葫芦，颇乖理法，似亦未必。李公麟曾作憩寂图，此图旧题乃袭其名，岂有所据欤？

三五、沧海涌日图

无名氏作 高二三·四 宽二四·七厘米 故官博物院藏

此图今在《烟云集绘》第四册中，《石渠宝笈续编》（卷九）著录，签题董羽作，对幅有清高宗弘历题诗。羽南唐时待诏，善画鱼龙海水，归宋后为图画院艺学，乃北宋初人。此图状海水翻澜，烟云动荡，红日将升，虽气韵尚称生动，而无北宋沉厚之致，当是南宋人作品。南宋画家中以画水擅长者不多，小幅画中尤为罕见，惜无署款，未知为何人所作。

三六、江亭闲眺图

无名氏作 高二三·九 宽二四·四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此图今在《唐宋元集绘》册中。《石渠宝笈续编》（卷九）著录。旧签定为朱光普作。光普「字东美，汴人。南渡补入画院。学左建，画村田乐及田家迎妇等，亦善山水。」（《图绘宝鉴》）其画迹罕传，惟昔年流出海外之雪江晚渡图（今在纽约艺术博物馆）石隙隐藏款字，是其真迹。此图无款，画初夏江村，景物幽雅，亦云佳作。惟与雪江晚渡图之笔墨劲挺，犹具北宋典范者绝不类，或南宋中期画院之作，旧题偶误。

三七、荷塘鹤鸽图

无名氏作 高二二·五 宽二三·〇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此图为散册，有耿都尉收藏印，知亦是耿氏所藏诸册中散出者。状枯荷萍藻，得萧瑟之趣，当是南宋人作。

三八、烟江欲雨图

朴菴作 高二四·九 宽二六·三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此图是散册，为各家著录所未载。风格似夏圭，写空江烟雾，风雨欲来。笔墨简练超脱，为南宋小幅画中上品。左方署款「朴菴」二字，已为

装璜者蹙损小半。「朴菴」似为作者别号，为画史所不载，未详其为何人，俟博雅者考之。

三九、钱塘秋潮图

夏□作

高二五·三 宽二五·五厘米

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藏

此图是散册，为各家著录所未载。右下角有「少师郡国公孙」一印。按《明史·功臣世表》，张信永乐中以靖难功封隆平侯，予世袭。正统间卒，追封郡国公，谥恭靖。知明时曾藏其家者。左方树梢有署款二字，适绢素破损，仅一「夏」字依稀可辨，其名已不可见。画谱载南宋画家夏姓者只数人，除夏圭以画法不称，决其非是外，竟不能知其为何人所作。

四〇、秋窗读易图

原题刘松年作

高二五·八 宽二六·〇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此图今在《唐宋元集绘》册中，《石渠宝笈续编》（卷九）著录。旧签题为刘松年作。明人以松年与李唐、马远、夏圭并称南宋四大家，而以松年为冠。其画迹流传于四家中为最罕，小说有松年画平生不满十幅之说，盖夸言其绝少也。今所传惟罗汉图轴、四景山水图卷等为松年真迹。此图虽师法松年，与诸图相较，殊不称。且右方石壁上所署「刘松年」款识，墨色轻浮，显出后人添署。然画亦南宋人笔。

四一、松溪垂钓图

无名氏作

高二五·一 宽二五·四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此图今在《唐宋元集绘》册中，《石渠宝笈续编》（卷九）著录。旧有「李唐松溪钓隐」小签。布景虽奇崛而乏沈雄阔大之势，与今所传李唐诸迹皆不类，已是南宋中期以后格调，当非李唐所作。

四二、溪山风雨图

无名氏作

高二三·八 宽二五·三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此图为散册，有耿氏诸藏印，知亦从耿氏所藏诸册中散出者。其画法于南宋人中殊不多见，惜无署款，未知其为何人所作。

四三、仙山楼阁图

无名氏作

高二五·四 宽二六·八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此图今在《唐宋元集绘》册中，《石渠宝笈续编》（卷九）著录。旧签定为赵伯驹。千里与弟希远，世称二赵。今世所传千里之迹，百无一真，惟江山秋色图卷（故宫博物院藏）精能之极，妙绝时流，斯为可信。此图画法纯朴，与江山秋色图迥异，殊非一人之笔，似出当时画家中高手。

四四、雪江泊舟图

无名氏作

高二六·一 宽二六·三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此图为散册。画法有马、夏遗意，当是后于二人者所为。

四五、草堂客话图

何 签作

高二三·〇 宽二四·〇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原在《历朝宝绘》册中，载于李佐贤《书画鉴影》（卷十），不知于何时佚出。前有梁清标手题小签。对幅有李佐贤行书跋：「此幅旧题何筌草堂客话，系梁蕉林相国笔迹。按筌名画谱无征，不知此题何所据，然画笔细入毫芒，无微不到，而一丝不乱，工雅兼长，洵属宋人真实本领，元以后无此画境矣。」云云。是李氏以此图无作者款识，故有何所据之疑。今左方松树干上有「辛卯何筌制」五字署款，细小特甚，以绢色沉黯，李氏未之见耳。考南宋仅两辛卯，一为孝宗乾道七年（一一七一），一为理宗绍定四年（一二三一）。此图画笔虽工，不免伤于纤弱，揆其风格，于晚宋为近，似以绍定辛卯为是。

四六、江亭揽胜图

朱惟德作

高二四·〇 宽二五·七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此图今在《唐宋元集绘》册中，《石渠宝笈续编》（卷九）著录。旧签定为张训礼作。今右方石上有「朱惟德」三字署款，尚可辨识，其非张训礼之作明甚。特墨痕隐约，前人偶未见，致有此误。朱惟德之名，不载于画谱，审其笔墨，已是马、夏画派末流，或是南宋晚期人作。

四七、岁寒三友图

赵孟坚作

高二四·三 宽二三·三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此图为散册，无收藏印记，为各家著录所未及，其流传关系已不可考。无署款而有「子固」白文一印。画法与故宫博物院旧藏松竹梅小幅同，而且胜之，为赵氏真迹无疑。按之《图绘宝鉴》诸书，孟坚字子固，号彝斋居士，宋宗室，系出安定郡王，居海盐，理宗宝庆二年（一二二六）进士，官至朝散大夫严州守。善水墨白描水仙、梅、兰、山礬、竹石，著有梅谱传世。其所著梅谱虽未见，而其自书梅竹三诗卷真迹尚存。诗中历代论画梅诸家优劣以外，兼及画法。如「踢鬚止七萼则三，点眼名椒梢鼠尾。枝分三叠墨浓淡，花有正背多般蕊。」（里中康节菴画墨梅求诗，因述本末以示之）。又如「浓写花枝淡写梢，鳞皴老干墨微焦，笔分三踢攒成瓣，珠晕一圆工点椒。」（康不领前诗，又有许梅谷者仍求，又赋长律）验之此图，画法悉合。子固画墨梅，祖述扬（无咎）、汤（正仲），故诗中又有「从头总是扬汤法，拚下功夫岂一朝」之句。其生卒年月，元明以来诸书皆谓子固入元尚在，盖沿姚桐寿《乐郊私语》及《嘉兴图记》之误。惟清何焯、余集皆疑其讹，余集尝引周密《齐东野语》所云：「子固身后有严陵之命，禊帖后归之悦生堂。」袁桷跋落水兰亭亦称：「子固死，帖入贾相家。」证子固歿于宋末亡之前。何焯则据《铁网珊瑚》所载梅竹三诗卷后叶隆礼跋谓应卒于度宗咸淳初年。今梅竹三诗卷真迹尚存，后有赵孟溁、赵孟淳及叶隆礼诸跋。按跋语，皆在子固歿后。梅竹三诗卷书于景定元年（一二六〇），叶跋在咸淳三年（一二六七），中云：「予自江右归，颇悟逃禅笔意，将与之是正，而子固死矣。」何氏谓应卒于咸淳初年者，即援此数语也。虽子固确实年代尚未能肯定，但其卒在景定元年以后，咸淳三年以前（一二六〇——一二六七）固无可疑也。

四八、花坞醉归图

无名氏作

高二三·九 宽二五·四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此图是散册，有梁清标藏印，知从梁氏所藏诸册中散出者。流水桃花，酒帘村店，写江南春色，景物宜人。当是南宋人作品。

四九、江上青峰图

无名氏作

高二四·五 宽二六·二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是散册，无收藏家印记及著录，其流传已不可考。树石舟船，细致工稳，或是南宋晚期画院人所为。

五〇、澄江碧岫图

无名氏作

高二三·七 宽二六·二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此图亦散册，以有项元汴诸藏印，知从项氏所藏诸册中散出者。笔墨构图与「江上青峰」一幅绝近似，疑出同一作者手笔。与前图可称双璧，皆晚宋画院佳制。

五一、荷塘鸂鶒图

无名氏作

高一六·八 宽二一·〇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今在《烟云集绘》第二册中，《石渠宝笈续编》（卷九）著录。签题赵昌作。对幅有清高宗弘历题诗。赵昌，北宋人，此图风格已是南宋，非昌作也。画法与寒塘聚禽图（见《宋人画册》第八十六图，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无异，即尺寸大小亦复相同，当出同一画家手笔。

五一、柳塘泛月图

无名氏作

高二三·二 宽二五·一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今在《历代名笔集胜》册中，旧题赵希远作。希远为赵伯骕字，与兄伯驹齐名，并称二赵。今故宫博物院所藏万松金阙图卷，乃其真迹。此图笔墨轻清，与万松金阙图绝不类。虽非希远之作，亦属南宋人笔。

五三、猿鹭图

无名氏作

高二三·四 宽二三·八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此图亦散册，曾经明代潞王收藏。画一猿二鹭，意态生动，顾盼有情。惟松干虬曲过甚，未免小疵。似南宋中期以后作品。

五四、柳溪捕鱼图

无名氏作

高二四·〇 宽二四·九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此图是散册，有耿氏藏印，知从耿都尉家所藏诸册中散出者。从其画法，可断为南宋人作品。

五五、西湖春晓图

无名氏作

高二三·六 宽二五·八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是散册。写临水人家，垂杨处处。西湖风景，宛然在目。笔墨轻峭，已启明人一派，当是南宋晚期作品。

五六、柳塘放牧图

无名氏作

高二四·四 宽二七·七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此图是散册。笔墨虽未能超妙，要亦南宋时人作品。右上方有杨晋印二方，知曾经杨子鹤收藏者。杨氏亦好画牛，此幅或其师法所自欤？

五七、鹤 鸽 图

无名氏作

高二五·五 宽二四·〇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今在《宋人集绘》册中，原题作绣羽鸣春图，为晚宋人作品。

五八、杂剧「眼药酸」图

无名氏作

高二三·八 宽二四·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是散册。其所画内容，据周贻白先生考证，应即周密《武林旧事》官本杂剧段数内所记之「眼药酸」。（见周贻白《南宋杂剧的舞台人物形象》一文，《文物精华》第一期）按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妓乐条云：「散乐传学教坊十三部，惟以杂剧为正色。」又谓：「杂剧中末泥为长，每一场四人或五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或添一人，名曰装孤。」「大抵全以故事，务在滑稽唱念，应对通彻。」云云。似「眼药酸」为正杂剧，以滑稽唱念为主者。右方一人腰间所插破扇上有草书「诨」字（周释作「净」）。其人为副末色，左方为发乔之副净色，则仍是以末扑净终剧也。

五九、杂 剧 图

无名氏作

高二四·〇 宽二四·三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亦散册。历来诸家著录宋人画册，均无及杂剧者，今兹所见亦只「眼药酸」及此幅而已。图中二角色，皆为女子所扮演。右方一人，背后亦插一扇，上书末色。其扇亦中裂为二，与前幅副末色所用之扇同，似非偶然，疑为副末色专用之道具，用以点明角色者。惟一则用「诨」字暗示，此则明书末色耳。腰间所插之物，亦即剧终时用以扑净之篦，至其剧名，周贻白先生疑为「鞭帽六么」而未能作肯定。按《梦粱录》于记杂剧后又称：「又有杂扮，或曰杂班，又名经元子，又谓之拔和，即杂剧之后散段也。」《武林旧事》（卷六）所记诸色伎艺人三十九人中惟于慢星子、王双莲二人下特注明女流，知其他人皆非女子。而杂扮内所记艺人名字，如「眼里乔」、「卓郎妇」、「笑靥儿」、「韵梅头」、「自来俏」诸名，似皆女子名色，惟未明注女流，疑杂扮多以女子承应者。此图或是杂剧后之散段亦未可知。

六〇、消 夏 图

无名氏作

高二四·三 宽一五·四厘米

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藏

此图为散册，旧题消夏图。虽尺幅甚小而宛然大幅气势。笔法精到，于小幅画中实为仅见。故宫博物院旧藏有宋人十八学士图，分画四幅。此图画意近似，或亦此类。究属大幅创稿或是壁画小本，虽不可知，惟必经残缺，于数幅中仅存此一幅耳。画法与南宋画院不同，或出金元人手笔。

AIBUM OF FAMOUS PAINTINGS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PERIOD (SYNOPSI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 shows that it reached a peak in the Song Dynasty (A.D. 960-1279). The paintings of that period had a wide range of subject matter; the painters were skilled in portraying realism; there were many different schools and a great variety of styles, and the times saw a rapid development of such forms of painting as on scrolls, album-leafs and on silk fans and screens. The great number of albums of Song paintings which have come down through the centuries show that landscape and flower-and-bird paintings, which were greatly developed were meticulously done lyrics to nature; the genre paintings which flourished were realistic, moving and animated; other works, such as figure-paintings, portraits and linear drawings, while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s of earlier periods, showed their own variations. Although only a small portion of Song paintings have been collected in the albums, they nevertheless show the magnificent splendour of painting in the Song Dynasty.

Among the 60 famous album-leaf paintings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period in this album are outstanding works by such famous masters as Emperor Huizong (Zhao Ji), Yang Wujiu, Su Hanchen, Ma Hezhi, Lin Chun, Ma Yuan, Ma Lin Chun, Ma Yuan, Ma Lin and Zhao Mengjian, and fine works by artists who painted under pseudonyms. Some of the painters were well-known artists of the Song Dynasty's Imperial Art Academy and some were talented "gentlemen-painters". Most of the paintings are beautiful landscapes which combine feeling and scene harmoniously and lifelike flower-and-bird paintings. There are also charming genre paintings, magnificent linear drawings and traditional portrait paintings. Their styles are many and varied: some are grand and solemn, some are natural and unrestrained, some are done in blue and green, some are in ink and wash; some are done in outline and some are "boneless" works executed without any preparatory ink sketching. All these reflect the flourishing development of painting in the Song period.

These famous paintings have been selected from the collections in the Palace Museum in Beijing, the Shanghai Museum, the Liaoning Provincial Museum, the Tianjin Municipal Museum of Fine Art, the Sichuan Provincial Museum and the Cultural Relics Presevation Committee of Suzhou City. They have all been carefully checked for authenticity by the well-known expert on calligraphy and paintining Zhang Heng so that this *Album of Famous Paintings of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Period* is a reliable source of material for studying Song painting.

In writing a short annotation for each of the paintings, Zhang Heng has carefully checked over and corrected earlier mistakes about their authors, dates of production, subject-matters, style of painting and school of painting, seal patterns and former catalogues. This has provided a reliable source of information for further study on these paintings and their creators and, at the same time, contributed new and deeper knowledge in the work of authenticating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 蜡梅双禽图 徽宗赵佶作



三 鹤 鸡 图 无名氏作



四 香石戏婴图 无名氏作